

2021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春之鬧參與心得回饋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生一張禎晏

身為非社會學本科系學生，獲主辦單位邀請擔任分組實作的引言者完全始料未及。一方面希望能夠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另一方面，由於研究成果仍不成熟，不確定究竟要提交何種資料給分組實作的評論老師與同學閱讀，讓原先學期末行程已經緊繃的我更行焦慮。最終，考量到春之鬧的核心定位接近研究方法的研討，並不若學術研討會般如此強調研究發現與論點的檢驗，所以我選擇了提交碩論的最後一個章節（颱風路徑預報的模塑過程），僅有非常初步整理過的田野筆記，以及尚未完全概念化的論點，作為這次分組實作討論的題材，希望這個題材對於社會學界的讀者而言，是較為有趣且親近的主題。

選定了報告的主題後，在引言討論閱讀材料的選擇上，我參考了主辦單位寄來的信件中，除了希望引言人提交 working paper 之外，還能提供約莫十頁篇幅的田野筆記作為討論題材，『以讓在場學員一起參與「研究問題、材料、論證」的創造、發展與深化過程』，因此，我提供了 2020 年年末的颱風期間的中央氣象局田野筆記資料，在長達七天的田野紀錄當中，抽出與主題相關的段落，而田野筆記的整理方面，面對科技決策場域中充斥專業術語的田野現場，我刻意的在田野筆記當中減少關於專業術語的解釋說明，以讓與會者能夠更為接近田野原初的樣貌，而花大部分的心力與篇幅在描繪預報員之間的對話、權力關係的刻畫，以及如何徵引科學資料佐證的細節。

在分組討論、回饋的過程中，討論的成效與核心重點卻與原先預設稍形偏離。分組討論的讀者們在閱讀我提供的討論材料時，因為較多的技術名詞未詳細解釋，普遍覺得我的田野筆記是個門檻過高的「技術文本」，缺乏了專業名詞的解釋與說明，而不是一個面對一般讀者的「田野筆記」，似乎也因為如此，許多同學在與會前即使已經奉獻時間閱畢材料，仍然沒有辦法針對主辦單位原先預設的議程（研究問題、材料、論證）提出反饋。換言之，同學們在回饋的時候普遍表示田野筆記的門檻過高，導致沒有辦法更往下針對論證的部分提供實質意見。

不過，本場的實作討論其實仍算是相當的成功，有賴於楊弘任老師的評論及引導，提供了本場分組實作後續討論的基礎。謹將楊老師的評論部分摘要於下：楊老師總共閱讀了兩次，第一次讀到的只是平常在電視機上看到的預報員人名，整體上意義不明，但第二次閱讀之後，發現是生猛有力的田野材料，是在一種有訓練的基礎之下適度的不受控，不禁開始思考：為什麼研究者要提供這樣的題材給我，轉換個心情開始看，像是偵探小說，看這群科學家怎麼把原本不可說的本體，透過颱風路徑的一個科學敘事，像主政者訴說關於颱風會不會進入縣市的決策資訊。謄寫出技術文本不容易，但研究者要重新面對讀者，處理陌生化的問題。

經過了評論老師的重新定位之後，我深切意識到了我過往的盲點。不同於其他的社會學研究的田野現場，我研究下的田野情境有著相當特殊的「語言」（氣象預報科學），因此田野筆記的任務不能僅是紀錄下我的觀察與田野當中人物應對進退等社會互動層次的詮釋，還需要適度的陌生化，更積極的針對充斥專業術語及行話的科學語言進行詮釋，才能實質的建立一般讀者對於科技官僚田野的理解。

分組實作場次過後，我在當天晚餐時間，仍陸續收到該場與會同學的回饋與討論（在此要感謝主辦單位的時程安排，晚上時段的留空促成了我與同學後續更深入的對談與討論），更在 office hour 與楊老師有了更深入的討論，無論是在寫作抑或是理論概念方面，著實收穫良多。

回顧整場分組引言的始末，歷經各種的轉折。從一開始獲得引言邀請的雀躍、趕稿的焦慮崩潰、討論現場過程中與會後的討論，對於並非就讀社會所的我來說，必須感謝主辦單位給我這個機會學習成長，還要謝謝楊老師、與會同學的評論與指教，讓我能透過大家的反饋更清晰的見到自己的研究盲點，更深刻的掌握到自己研究的定位：善用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雙邊誤認，建立雙邊共同的對話基礎。